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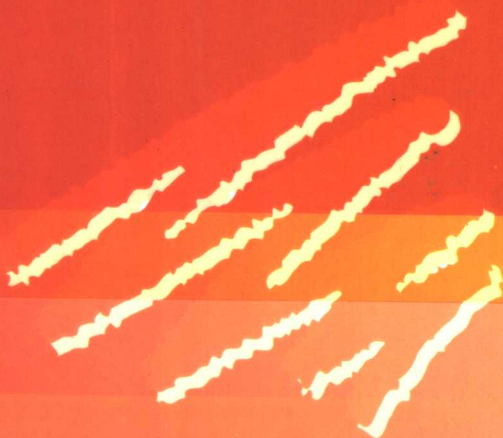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术专著资助项目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значений
русс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俄语句子语义整合描写

—— 话语生成与理解机制的探索

杨喜昌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术专著资助项目

俄语句子语义整合描写

——话语生成与理解机制的探索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значений
русс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杨喜昌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语句子语义整合描写/杨喜昌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6

ISBN 7 - 207 - 06647 - 3

I. 俄... II. 杨... III. ①俄语—句子分析 ②俄语—语义 IV. H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506 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装帧设计: 李 梅

俄语句子语义整合描写

Eyu Juzi Yuyi Zhenghe Miao xie

杨喜昌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商业厅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80 000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07 - 06647 - 3/H · 233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前 言

意义是语义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也是整个语言学的基本范畴之一。语言学发展历史表明,在很长时间里,语义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词汇。以现代语言学观点来衡量,传统语义学的理论显然有失偏狭。现代语义学已经成为研究语言所有层次和全部单位的意义方面的科学,发展并分化为语音语义学、构词语义学、形态语义学、词汇语义学、句法语义学和篇章语义学等分支学科。这些语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说明语义学的研究范围在逐渐扩大,同时也标志着语义学具有广阔前景。

众所周知,“语音 - 词素 - 词汇 - 句子”的序列形式标示的是语言的基本层次。然而,这一序列映射到语义学研究领域里,却出现不均衡现象。例如,研究“句子”意义的相应学科原本应为“句子语义学”(семантик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但是实际上长期被“句法语义学”(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所替代。“句子语义学”作为一门语义分支学科始终没有真正得到确立。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语言学的语义学^①滞后了对句子的研究,就认为人们对句子的意义认识肤浅。事实上,逻辑学、哲学、句

^① 目前的语义学研究通常认为有四种视角,即语言学的语义学、逻辑语义学、哲学语义学和普通语义学。语言学的语义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它研究语言单位的意义和意义的变化。下文中,不加修饰语的“语义学”仅指语言学的语义学。

法学和语用学等学科,依照各自的理论目的,对句子意义已经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还在继续。不过,由于这些学科各有自身的研究目的和观察句子的不同视角,特色有余而相互借鉴不足,这就导致它们只能取得单方面的深刻性,却都难以达到窥句子语义之全豹的境界。句法学研究句子的结构、句子的典型形式,侧重于对数量无限的语句作形式的和形式-语义上的抽象和概括,句法模式和语义结构是现代俄语句法学归纳研究的重点,句子的反映意义(指由句中全部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总和构成的语义)并不属于它的研究范畴;语言哲学以揭示语言与实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为宗旨,因此,名称与事物、命题与事态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是它的基本研究课题。我们一般说“用句子来表达命题,进行判断”,这里所说的“命题”通常是与内容有关的范畴,但是哲学家往往把命题当作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来使用。哲学研究界的这种传统虽然不能说是缺陷,但他们并不关心形式与意义二者关系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表现,也无暇顾及句子层面所反映的民族语言特点和民族文化特性——这应该是公认的事实;逻辑学在自然语言意义的形式化记述方面成就很大,对命题真值条件的判定和情态框架的研究也精深细密,这对语言语义学研究很有启发。但现代逻辑无法兼顾同一思想内容的不同民族语言表现,即句子表层结构的区别;语用学发源于实用主义哲学观,它把语言的基本单位理解为行动或做事,只承认作为说话者意图的言语使用过程的意义,其浓厚的行为主义哲学色彩,表明它实际上不承认、不重视语言具有独立的、抽象的客观存在方式以及句子是独立的称名单位等诸多性质。而语言学发展的历程表明,一种语言理论,在具体与抽象、功能与系统、运用与能力等二项对立中,任

何偏爱和排斥都会导致这种语言理论的片面性。索绪尔(F. de Saussuer)强调“为语言而语言”的思想是这样,以乔姆斯基(N. Chomsky)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是这样,实用主义的语言理论也是这样。以史为鉴,要想逼近语言运作的内部机制,就必须考虑到语言结构与语言使用的全部复杂性。

综上所述,诸多学科对句子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多方面的研究。相比之下,语言学的语义学对句子意义的构成成分、性质和相互关系等等,并未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如今,无论语义学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还是来自相关学科的理论铺垫,都对句子意义的宏观认识和微观描写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这使我们感到有条件、有必要尝试多维度地阐释句子语义复杂本质的工作,即进行“句子语义整合描写”。这里有必要对本书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结构做一说明。

首先来谈句子概念。本书属于语义学研究著作,所描写的“句子”不是句法学所侧重研究的作为形式结构的语言单位,而是内容平面与表达平面统一起来的双面单位。它不是与语言的实际使用相脱离的孤立句子,而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下使用的语句。正如波兰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所讲:“基本的语义单位不是词或单句,而是处在一些语言表达式当中、有一定上下文中的句子,句子的意义体现为它在一个更大的意义整体中的功能。”^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句子”与米哈伊尔·巴赫金(М. Бахтин)话语理论所研究的作为“语言的现实单位的话语”(Волошинов1993:107)具有相似的性质。不过,书中探讨的语句并

① Malinowski, B.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New York, Dutton, 1961. P. 87.

不像巴赫金强调的那样“要以他人的应答为界线”,而是依照语言学传统,以标点符号(口语中以语调)作为完结标志。

我们知道,语言与言语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语言是“一本”,言语是“万殊”,语言具有公设性质,言语具有专化性质。宏观上讲,语义可以只分为“公设义”和“专化义”两大类。专化义在公设义的基础上进行表达,公设义以能起专化作用而存在。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起专化作用的言语语句(речев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因为撇开语言使用的环境,对语言的任何描写都将是不完整的。但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专化义与公设义的内在关系,是语言由“知识”到“操作”的运作机制。因此,表达公设意义的语言句(языков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是必然牵涉的一个关键概念。正如许多语言学家所赞同的那样,“只有假设确有这样一条分界线(将语言句与言语句的区分开——作者注),才能够完全正确地解释语言交际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微妙性”^①。科学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事物的胚胎孕育了事物日后成熟发展和变化的全部因素,知道了事物的起源,才有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由于我们分析的对象是具体到每一次实际运用的句子,与此相关,本书的句子意义也因而是多成分的复杂构造。那么,句子意义包括哪些方面呢?我们认为,句子意义中最重要的是它与语言外事实相关联的内容,这包括命题意义(即阿鲁秋诺娃所讲的“纯命题”)和指称意义,这是句子意义的核心要素,它构成了交际意义的基础。当句子由语言层面向言语层面转化时,命题意义与交际目的相结合,说话人对所讲内容要从好-坏、肯定-否定、必然性

^① 见尼尔·史密斯、达埃德尔·威尔逊:《现代语言学》,李谷诚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年,第204页。

- 或然性以及信息来源等方面表达其态度,这构成了句子的主观评价意义。具体语境中的句子表现出情景粘连性和语境关联性,它成为连贯言语中的一部分。说话人根据交际需要,参照前述话语,赋予句中不同的逻辑语义成分以不同的交际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意义成分是句子的焦点意义。^① 焦点意义与预设意义是相对的,是依据交际前景(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这一标准对句子所作的两方面划分。焦点意义有一系列语言手段来标示,具有外显性。而预设意义既是句子的推理性内容,还包括句子的语用前提。与语义预设同属推理性成分的还有句子的蕴涵意义和断言意义。在具体言语交际中,说话人时常借助推理性意义,特别是预设意义,来表达不便直言的内容。句子作为对事件的称名,反映了语言外的事态,也表达了说话人对事态的认知,因而表现出特有的民族观念、社会文化联想和修辞美学联想。言此意彼是我们每个人在言语交际中都经历的现象,任何句子借助于语境都有可能表达间接意义,交际者可能以句子表达的直接命题作为“话茬儿”,借题发挥,表达言外之意,这就赋予句子以间接含义。

句义的上述成分是依据对句子内容平面(план содержания)的解析而获得的。而在实际的言语理解(包括人的交际和人机对话)中,表达平面(план выражения)传达或表现的内容也显得很重要。句子的表达平面不同于词汇,它体现为一定的句法模式和句子结构,后两者都具有帮助信息解码者把握句子意义的辅助功能。在跨语言交际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听到或读到的外语言语中,尽管有我们没见过的生词,但是,通过分析句中与该词有组合

^① 即利奇所讲的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为了避免与实义切分理论中的“主题”(Thema,俄文为 тема)概念相混淆,我们在本书中采用“焦点意义”这一术语。

或聚合关系的其他词汇,我们仍然可以基本上理解这个句子。如果一个外语句子中的多个成分(词汇)都是陌生的,便会对句子理解形成障碍。这种情况下,具有表义功能的句法结构(即俄语句法学所归纳的句法模式和句子结构)的框定和提示作用便得到发挥,帮助我们获得对句子的概括理解。这种理解尽管比较笼统,但毫无疑问,通晓外语与了解外语的人,在受到同一个外语语句的刺激时,所产生的反应和所获得的信息无疑是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句子意义可以分解性质不同的各个成分。它们的性质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交际中都发挥着程度不等的作用,毫无疑问都进入句子的意义结构。

句子意义的上述类型中,述谓意义、命题意义、会话含义和焦点意义是本书描写的重点。本书把述谓意义列为重点论述内容之一,因为述谓意义一方面是句子区别于其他语言单位的首要语法特征,另一方面,述谓意义的层次性也较典型地反映了句子意义的层次性(详见第二章第二节),而层次性是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之一。命题意义、会话含义和焦点意义是近年来语义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对这三方个句义成分的说明,将使语言符号的语义、语用和交际性质得到综合说明,这也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趋势。本书并不是以阐释句义类型为主要目的,而是要重点描写语句内部意义的实现和运作机制,揭示句子意义自身的变化和相互关系,包括会话含义与其赖以产生的本体意义之间的关系,因此本书具有含义本体论分析性质。

整合描写(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也就是总合一体的描写。兼顾言语交际的特点来研究语言,决定了特有的整体(тотальный)分析方法。俄罗斯语言学家阿普列相(Ю. Д. Апресян)是俄罗斯

语言学界第一个明确提出整合研究重要的学者,他主张“任何一门科学的语言描写都应当力图达到整合性”。(Апресян1986:57)他最初主张和进行的整合描写,虽然仅指“不论所包含的信息类型,还是对信息进行记述的形式语言方面,都要使得语法与词典达到协调一致”(同上),但是后来整合研究的思想被融入新的内涵,成为语义研究的重要方法。本书所采用的整合描写,指的是对句子意义在语法、语义、语用、交际四方面的体现进行综合说明,解析句子意义的全部类型和模块归属,进而对句义类型的层级分布、相互关系、变化特点进行详细说明。这样的描写方法是由句义本身的复杂性和句义表现的多维性所决定的。语言和言语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而句子恰好处于该统一体的接合地带。它既是最大的语言单位,又是最小的言语单位;既反映客观世界,又同时表达主观意图;既受模式框架束缚,又受交际情景制约;一端联结语言代码的发送者,另一端接合语言代码的接受者。多层次、多维度因而就成为句子的重要特点。我们认为,对这样一级语言符号的意义进行描写,整合性研究是能够逼近其实质的有效方法。句子从语言层面向言语层面实现的过程中,既有不断叠加、饱和等常规体现,也有易位、否定、强化等非常规体现,整合分析方法有助于对诸多语义现象的内部运作进行细致阐释。

基于整合分析的考虑,我们通过横向与纵向多条轴线建构一个语义矩阵,或称网络系统(见书后附录),横向轴线上排列的是句义的各个构成成分,纵向轴线体现的是句义各成分实现的不同层级。本书围绕该句义网络系统进行描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阐明句子意义是多成分的有机构造,进而揭示述谓意义、模式意义、结构意义、命题意义、指称意义、预设意义、断言意义、蕴涵意

义、文化联想意义、修辞联想意义、主观情态意义、命题态度、会话含义、焦点意义共 14 种句义类型的性质及特点；二是论述 14 种意义类型在五个层级的逐一实现及其功能作用；三是以此为基础来揭示句子语义的内部关联特点和运作机制。本书的内容结构具体安排如下。首先，综合评述各学科对句子意义的研究，依照语言研究的“三项式”理论、“三个平面”理论和层级理论，借鉴类型化研究方法，从静态和动态、共时和历时的不同角度，综合揭示俄语句子的语义构成类型及其层级分布特点。由于句子语义各类型在抽象性、语境牵涉程度和主观操作程度方面不尽相同，它们在句义的配列—过程模型（即类型—层级网络）中的情形也各不相同，本书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这些不同的情形。这些问题在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一、二节中进行说明。第二，在揭示句义类型具体层级配置的基础上，详细描写句子从抽象程度最高的句法模式层级到最低的言语实现层级渐进的层递过程（详见第三章第三节），句义各类型乃至句义整体的常规体现和非常规体现（第四章第二节）等内容流变过程。这符合当代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趋势，即对语言的关注从它是如何构造的转向它是如何发挥功能的，符合系统与运用、静态与动态、单元与多元、结构与认知、描写与解释、分析与综合、微观与宏观、模糊与精确等辩证统一的分析理念。以上（二至四章）讨论的是句子内部的语义关联机制。第三，句子之间的同义现象和同形异义现象可以通过句义的层级理论得到进一步说明，藉此论证层级理论和整合分析方法具有适用于句子间语义关系分析的乐观理论前景。因此，本书第五章也属于对句义整合描写的范围。综上所述，本书不仅阐述了作者对句子意义宏观特点的认识，更主要的是从微观方面细致地揭示句义的构成成分、相互

关系及动态变化。我们深知句义的整合描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理论课题。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成书仓促,书中肯定有疏漏、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敬请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本书作者为俄语教师,参考文献主要是俄文与中文书籍。为方便读者的理解,对书中外国人名在首次出现时加注了外文,对主要术语给出了外语对照。

作 者

2005年4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句义综合分析的理论基础	(1)
第一节 关于意义问题	(1)
第二节 句义研究在现代语义学中的应有地位	(5)
第三节 近几十年来俄语学的句义研究	(9)
第四节 我国学者对俄语句子语义的研究	(14)
第五节 词汇语义学若干理论在句子分析中的应用	(17)
第六节 其他相关学科对句义的阐释	(24)
第七节 对句义综合分析的理论思考	(34)
第二章 句子语义的类型构成	(45)
第一节 对“句子”概念的界定	(45)
第二节 句子意义是多成分的构造	(55)
第三节 类型化是揭示意义结构的重要方法	(57)
第四节 句子语义的具体类型	(58)
第三章 句义是呈层级分布的多维系统组织	(137)
第一节 语言的层级性	(137)
第二节 句义的层级性	(141)
第三节 句义各个成分的层级分布	(144)
第四章 句义的层递性及动态嬗变性	(154)

第一节 句子意义的层递性	(155)
第二节 句子意义的动态嬗变	(161)
第五章 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	(191)
第一节 句子的同义现象	(191)
第二节 句子的同形异义现象	(200)
结束语	(208)
参考书目	(212)
句义类型及其所属层级示意表(附录)	(229)

第一章 句义综合分析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关于意义问题

现代语言学各个学科都很重视意义问题,因为避开意义问题便无法透视语言及语言中各种现象的实质。揭示语言的诸如交际性、符号性、系统性、层次性、社会性、民族性等特点,必须通过对意义问题的阐述方能全面完成。

意义是语义学的直接对象,但由于语言符号的内容方面与人的认知活动密切相关,它也因此受到许多相邻学科的关注,如哲学、逻辑学、认知心理学、文艺学、文化学、信息学等等。不同学科对于意义的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目的、观察角度、描写方法诸方面都不尽相同,所以,对“意义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很显然,哲学家从自己的研究需要出发,可以按真实与谬误为意义下定义;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可以根据刺激和反应为意义下定义;文学评论家可以根据读者的反应来给意义下定义……很自然,由于他们的定义来自不同的所指框架,所以,无法达成共识也不足为奇。

尽管目前各个学科对意义的理解不同,但是所有这些学科却

不断取得这样或那样的成就,可见,即使没有令人满意的对“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并不影响对意义进行研究。沙夫(A. Schaff)、利奇(G. N. Leech)、徐烈炯等许多中外语言学家也都持类似观点。

然而,仍有许多语言学家、哲学家(主要是20世纪初哲学研究发生“语言学转向”以后的分析哲学家),对“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在认真、深刻地思索,做出各种回答。虽然关于意义的论述见仁见智,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解答方案,我们分别称为假设-演绎法、分析-归纳法和词典释义法。

哲学家总是力图澄清语言的深层本质,因而他们的研究方法一般带有追求片面深刻性的特点,与此相关,对意义问题的解答方案基本上属于“归入主义”,即把意义提升为某个具体或抽象的本体存在,比如,密尔(J. S. Mill)、罗素(B. Russell)、早期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等人认为名称的意义在于它所指称的对象;洛克(J. Locke)、胡塞尔(E. Husserl)、休谟(D. Hume)等意念论派把意义与词语在人脑中引起的观念等同起来;以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为代表的行为反应论,维也纳学派的验证论,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并受到塞拉斯等人支持的用法论,来源于符号学家皮尔斯(Ch. Peirce)、莫里斯(Ch. Morris)的关于意义的符号关系论等,都是“归入主义”性质的意义解答。这种作法的特点在于提出关于意义本质的假设,并实际去检验这种假设的解释力。因此,我们把对意义的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假设-演绎法(дедуктивно-гипотет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语言学家则与哲学家不同,他们比后者更注意观察语言的具体运用和外在表现,因而经常采用分类和列举方法来剖析“意义”,

其研究具有分析-归纳性质。语言学家大多试图找出语言符号的意义范畴中到底存在着哪一些单位或成分。维诺格拉托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戈洛温(Б.Головин)、福米娜(М.И. Фомина)、奥格登(C. R. Ogden)和理查兹(L. A. Richards)、莱昂斯(J. Lyons)等语言学家都进行过很具体的意义分类研究。其中戈洛温划分了包括称名意义、指号意义在内的 22 种意义。利奇区分了词语的概念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共七种语义成分。语言学家的这种研究方法与卡茨(J. Katz)等分解语义学家们的主张非常吻合。分解语义学理论认为,语义学家应当向物理学家学习,应当从自然语言有关语义结构的事实出发,建立理论框架,把事实系统化。经过语义事实研究,提出语义理论后,才能回答“语义是什么?”这个问题。

语言学家在以往对意义作类型化疏理时,重点放在语言的词汇层。我们认为,阐明词语的意义特点固然重要,但是,语汇意义的特点不能涵盖语言符号意义(包括句子)的全部特点,因为词语并不是全值的言语交际工具,它只是句子的构成成分,句子才是语言的基本存在和作用方式。我们赞同分解语义学的这一理论主张,同时我们认为,所谓的“语义事实”应该包括句子意义。

哲学家和逻辑家并不特别关心语言语义学对意义的界定和分析,似乎语言学家所理解的“意义”与他们理解的“意义”相去甚远。的确,从上述介绍的哲学与语言学对“意义”的认识方式和具体描写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差别。在这一点上,难以评判孰优孰劣。我们赞成许多人的这一观点,那就是语言学家可以和哲学家、逻辑家不同,可以不去深究“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而是侧重于揭示“在意义这个范围内出现了什么”,这就是说,语言学家要着重